



鸟语花香
冯向杰 作

诗笺

扯不断的乡愁(外一首)

晓寒

顺藤摸瓜，沉甸甸的

故园，支一架青翠的风
沿着丝瓜的纹路
母亲的针脚在行走
父亲烟锅里的火星
不热，在纳凉
藤蔓，筛漏几滴阳光

垂挂一帘亲情
阳光的味道在氤氲
每一滴雨露
丰腴深情的季节
当岁月的扉页开始渐黄
爱的内容
依旧，网织千重心结
纵横的思念
贯穿经纬

在他乡，每个夜晚
扯不断的月光缠绕床头
乡愁是藤，思念是瓜

乳名
乳名，树丫间捉不住的蝉鸣
乳名，河塘里逮不住的泥鳅
乳名，转悠在童年的村口
乳名，根植在母亲的心口

乳名，母亲眼中
慵懒的小花猫
乳名，父亲掌中的生命线
长不大的乳名
一块无法剥落的胎记
在晕化的目光里
母亲，却辨识的格外清晰

一声简单的轻唤
一声深情的轻唤
从村东到村西
从故地到他乡
母亲，费尽整整一生的气力

蒹葭

岳明豪

此刻
我照见了你
也看见了你
那样的婀娜
从诗经里走出
走过三千年的思念
风霜已成为你骄傲的印记

你那飞扬的裙裾
把你的倩影投在我的心里
我也好像穿越了千年

想牵你的手
想拂你的发
想环你柔美的腰身
而你不动声色

在阳光里，在冷月下
静静地，与我对望
你是用千年的缱绻安抚我
还是用今天的承诺
印证从前的记忆
看世间的爱情
是否一如从前
美好纯粹

暂借秋风

李恒民

在天地间行走
大河中穿越
滚滚的热浪如影随形
田野上的禾苗耷拉着头颅
一双双祈雨的眼睛
透露出焦渴与不安
此时此刻谁还会将
乡戏再好的韵味品尝

多想，多想
多想暂借一阵秋风
感受着风抚河水的清凉

让风带来梨花若雪
浸入干裂的喉舌
暂借秋风一阵
卷起天空厚厚的云层
涌动的雨露
将干涸的土地滋润
将那皱起的眉头舒展

暂借秋风一阵
给炎炎夏日带来凉爽
将醉美的画卷浸染
湿润的文字里将
夜来风雨声带来的
那份惬意分享

散文

伏天趣事

廉波

人常说，“夏至三庚便是伏。”意思是说，从夏至日开始往后数，第三个“庚日”便开始入伏了。

“伏者，金气伏藏之日也。”小时候，听爷爷讲，“伏”和“年”都是怪物，伤害人类，故有“避伏”“躲年”之说。我家老屋前有一块空地，呈倒U字形，有半个篮球场大，中间长着棵两个大人合抱不拢的大槐树，葳蕤苍劲，绿荫如盖。过了立夏，槐花如雪，清香随风飘荡，惹得蜜蜂嗡嗡唱着歌，飞上飘下，忙忙碌碌。早上和上午收了工，爷爷坐在他专属的圈椅里，忽闪忽闪摇着蒲扇，和过往的行人打招呼；傍晚，爷爷总会躺在树下只能容他一人的春凳上歇息，不远的土墙上掉着用艾草辨的“火耀子”，如巨蛇般盘旋缠绕。点燃后，“火耀子”烟雾袅袅，草香飘浮。一阵风过，忽明忽暗，时而爆发火焰，噼里啪啦像过年时的鞭炮一样响亮，让人惧怕的蚊子逃得无影无踪。炎炎夏日，刚收的新麦在对面的打麦场晒着。天热得无处藏身，我们小孩围住爷爷，央求他讲故事。他乐此不疲，时而讲“鲁智深倒拔垂杨柳”，有时讲“七郎八虎血战金沙滩”，每到关键时候，打住，叫我们为他赶麻雀或赤脚“犁麦子”。

入了伏，我们小伙伴们每天都要往村东的引黄干渠跑三五趟，牵挂着渠水停了，桥墩下、闸口处存留的小鱼小虾。一茬秋田浇过，只听得：“停水了，东干渠停水了！”正坐在大槐树下听爷爷讲故事的我们像听到过年的鞭炮声一样激动，拿起早已准备好的窗纱、小塑料桶往东干渠跑。渠水还没有完全退尽，鱼虾们活蹦乱跳，小伙伴们顾不上脱衣，老远蹬掉凉鞋，哧溜，溜进水渠，两人一组，一手抓紧一个窗纱角，刺住渠底往上抄，每一网都要抄上三两条小鱼。眨眼工夫，干渠里拥满了人，喊声、叫声、惊喜声不绝于耳。渠里“滚锅”的时候，我和堂弟已收起家具，满载而归；赶他们回来时，我们一家人已经坐在大槐树下嚼着奶奶炸得焦黄酥脆的小鱼了。夏夜，大槐树上的知了热得有一下没一下吱叫，萤火虫像无头

的苍蝇在空中肆意飞舞。爷爷又在卖弄他早年在私塾里的诗文。他陷进藤椅里，摇动大蒲扇，土墙上的“火耀子”吐出丝丝青烟，艾草香直钻鼻腔。爷爷开讲了，入伏的“伏”和大暑的“暑”字是不一样的。至今还记得爷爷讲“暑”字的样子，他慢悠悠扇着蒲扇，下巴上的胡子抖动着说：“暑字上一个日，下一个日，这就叫小暑大暑上蒸下煮。”我们小屁孩好几个孙辈还光着屁股呢，满脸茫然，什么伏，什么暑，只喜欢听打打杀杀热闹得劲。爷爷笑笑：“等上了学，慢慢都懂了。”

上了小学，每年暑假，我们呼朋唤友，三三两两溜进东沟，爬坡蹬崖，摘果偷瓜。刚爬上树，看圆的土枪“咣”的一声，吓得我们抱头鼠窜，树枝划破裤子，有人跑掉鞋子，兔子样逃到爷爷家门口的大槐树下，端起放在机凳上装着槐米水的瓷盆，大口猛灌。爷爷嗔怪：“一伙淘气鬼。”看着一个个躺在凉席上喘粗气的孙子，他弯腰坐在低凳上，摇扇、驱蚊、赶蝇，满脸爱怜。一会儿，我们个个“拉起风箱”，梦见周公了。

太阳烧烤着地面，孩子们头戴柳圈帽，手里拿着杨树枝当马骑，前街后巷疯跑，嘴里喊道：“头伏饺子，二伏面，三伏烙饼摊鸡蛋。”喊声传到角角落落，生怕奶奶妈妈忘了古俗。伏天的饭食，我最喜欢奶奶做的凉拌面。那时的饺子没有肉，只是萝卜和葱，嚼着一点没味。肉饺只有过年才能吃上。摊鸡蛋，更不要奢望，鸡蛋还要卖钱交学费呢。也难怪，巷里十几家没有一家平常吃鸡蛋的，只有管老师饭时，奶奶才打一个鸡蛋。用筷子在碗里盘好会儿，掺点面粉，加少许水，搅成糊糊，摊个金黄透亮的鸡蛋饼，就算招待老师的一个“硬”菜。奶奶的凉拌面那就不同了。面擀得稍厚些，切得细如柳叶，煮上两滚，捞在瓷盆里，我浇上凉水一沁，拿笊篱搭出，抖两抖，沥干水，倒进有炒熟葱花的炒瓢里，洒点黄瓜丝、西红柿丁、芫荽沫，调上盐醋辣椒，神奇的是适量的芥末，放少提不出味，多了，鼻子“上楼”。奶奶的凉拌面味道恰到好处，爽滑劲道，香

味四溢，吃一碗不足兴，想还来第二碗，可惜盆底光净，爷爷奶奶喝着面汤嚼着“二面馍”。

伏天再热，太阳再毒，家里关不住黄河岸边的男孩子。大晌午，“河前子”像黄河岸边的“侦察兵”，看见河里有异动，就呼呼飞到沿河村报告：“涨鱼河啦！”男人们个个赤身裸体，手握鱼叉，肩扛渔网，雄赳赳，气昂昂下河湾抓黄河大鲤鱼。我们半大小子当然不甘落后，三五结伴，腋下夹着窗纱，提着水桶尾随其后。河滩里像过大年，人山人海，大呼小叫，热闹得翻了天。后来，学校严令学生下河，我们不敢违命，从此断了嗜好。但哥几个忘不了每年暑假吃鱼的情景。伏天的天空，高深无云，太阳像巨蟒一样吐着热浪。门前大槐树下，少有阴凉。爷爷放下鱼桶，顾不上擦脸，坐在矮凳上开始杀鱼。我们围一圈，兴致勃勃，指指点点。只见他一手从小桶捞出鱼，抓紧；一手拿起短榆木棍，不偏不斜对准鱼头一敲，活蹦乱跳的黄河大鲤鱼像孩子一样睡着了；操起剪刀，嚓嚓地刮着鱼鳞，鱼翅角、鱼尾更是刮得仔细；锋利的剪刀尖插进鱼屁眼里，像剪布条一样，咯嚓嚓剖开鱼肚，掏出五脏六腑扔给不远处歇凉的黄狗；抓起鱼头，再掏鱼鳃，并叮嘱我们说：腮要摘净，丁点儿会苦一锅汤。奶奶扑哧扑哧拉着风箱，灶膛里的柴火噼里啪啦烧得正旺，蒸气从锅盖缝往外窜。爷爷淘洗多遍，鱼像洗了澡，雪白耀眼，但鱼尾巴仍在扑腾扑腾，奶奶掀开锅盖，爷爷诚实地用双手把鱼擦住锅边滑放进翻滚的水里，再放入葱、姜、蒜、干辣椒、盐大茴等调料品。少顷，鱼香满院，一家人围着大槐树下的饭桌，津津有味、慢条斯理地享受着黄河馈赠的美味佳肴。爷爷吐出鱼刺，又念叨着：一伏一条鱼，一九一个梨。

每年三伏天，我躲进空调房，享受着现代生活的同时，常常想念起年少时避暑的趣事，忘不了爷爷门前的那棵大槐树，村西的黄河湾，东沟的果园，黄土坡上的西瓜地，也忘不了纳凉的芦苇凉席，土墙上掉着的艾草辨的长长的“火耀子”……



蝉鸣声声

邓育秦

夏天，悄无声息地跨过门槛，进入我的世界。忽然之间，一声蝉鸣，一句三叠，引来万声相竞，万句相和，蝉声如雨，不绝于耳。

无蝉鸣，不夏天。夏日悠长难熬，但却永不寂寞，每个角落都有生命的演奏。蝉是天生的歌者，它们无需歌谱，不用指挥，热烈的岁月里，用激情唱响夏日的绝句。天气越热，唱得越响，它把盛夏颂唱得沸腾而欢乐。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每一个季节，都有着区别于其他季节的元素。蝉鸣、老冰棍、井水里的瓜，还有奶奶摇起的蒲扇，难忘这些记忆里的夏天。

生之不易，才会朝吟暮唱，用短暂的高歌，完成生命的绚烂绽放。无人信高洁，谁为表子心？不管有没有人欣赏，都不在乎，这个多彩的世界它来过，就已足够。

“蝉”“禅”谐音，“蝉”中有“禅”。蝉的一生，出于泥土，攀于枝头，远离浮尘，不近世俗，只以树汁露水为食，歌尽生命悲欢，正可谓出淤泥而不染。

蝉活一夏，人活一生。人生如“蝉”，亦如“禅”，声声蝉鸣就是无字的禅意。如果说虫成蝉是身体的重生，那么人入禅就是灵魂的涅槃，蝉与禅都在述说解脱与超然。所有面向苦难的修行，都是为了更好地活着。

炎炎夏日，蝉声依旧，听一段蝉鸣，心境澄净。让我们从蝉吟中领悟生命的纯粹，感受悠悠的禅意，屏弃杂念，秉持初心，平平仄仄，吟唱生命的旋律。